

◆岁月回眸

老 娘 养 鸡

刘纪新

四十年前的一个春暖花开之日，一个响亮的叫卖声打破了乡村的宁静：“卖小鸡喽——”清晰的声音飘进了各家各院，人们陆续走出家门，循声张望。只见一位老年男子挑着两个大鸡筐，来到了我家门前的小石桥边，然后轻轻地放下，又拖着长腔吆喝了一声：“賒鸡买鸡——用鸡蛋换小鸡喽——”

当时身体麻利的娘闻声赶紧放下了手中的家务活，手拿一张老蓝布，飞快地跑出家门。卖鸡人看已围了不少人，便掀开了筐盖。只见筐中小鸡叽叽地欢叫着，一个个毛茸茸的，白的黑的浅黄的，还有花头花脑的，实在招人喜爱。人们一看只只个头大、个个有精神，于是都争相挑选。

那时卖鸡人常用三种方法推销：一是现钱卖，一只两三毛；二是用鸡蛋换，三个换一只，不过还得有前提条件，就是家中必须有公鸡；三是賒欠，价格贵一半，一只小鸡五毛钱，实名记账秋后收钱。那时，乡邻们大都采取第三种方法，记下真名实姓，待秋后把鸡账如数还清。我娘也是这样，她左挑右选，把賒来的小鸡用老蓝布兜回家二十只。

从此，娘就精心地喂养这些小鸡，盼望它们快快长大，无病无灾。她知道只要伺候好，小鸡就长得快，当年就下蛋……娘还在心里这样念叨：“母鸡多了多下蛋，少成公鸡好赚钱。”可真巧了，娘賒来的小鸡大多数是母鸡，公鸡寥寥几只。后来，她只留了一只个头最大、长得最漂亮、打鸣声音最好听的大红公鸡，其余拿到集市上卖了钱。

娘喂鸡可真是有一套丰富的实

践经验。有意思的是，她会根据母鸡颜色、个头、特征给每只鸡起上不同的名字，如大黄、秃尾巴、小黑、小白、咕咕头，芦花、凤头、歪冠子等等。她还设计了一套让鸡一听就懂的信号，如把鸡食盆敲得直响，或嘴里发出一种特殊的声音召唤群鸡吃食饮水、上宿出窝，而且还能及时喝止个别鸡的不良行为等等。

说起娘对母鸡的照顾，那可是无微不至。为了让鸡住得舒适，她老早就把鸡舍准备好；为了引导鸡不乱下蛋，她还专门把两个空蛋壳拼成一个高度仿真的引蛋，提前放到窝里；更有意思的是，她每天早晨总堵在鸡窝门口，逐个去摸鸡屁股，以确定每只鸡今天是否下蛋……

娘也曾和不听话的鸡发生过矛盾。有一次，娘发现一连几天没看到大黄鸡下的蛋（娘对每只鸡所下的蛋有极强的辨识能力），于是她采取盯梢之术，结果发现那鸡偷偷地寻了个旮旯，钻了进去。鸡正欲蹲下生蛋，一下让娘逮了个正着，并被没收了它“攒”的蛋。

有一年腊月初八，天寒地冻，北风呼啸，雪花飞舞。在夜深人静之时，有一只黄鼠狼溜进了院子，想给鸡来拜早年。鸡的惨叫之声，惊醒了正在熟睡中的娘，她闻声迅速披衣起床，摸着黑冲出屋门。在院里顺手抄起把扫帚，怒不可遏……黄鼠狼见势不妙，弃鸡而逃。只可惜有只鸡被黄鼠狼咬死了。我娘双手捧着那只尚有余温的鸡，忍不住心中的悲痛而失声大哭。从此之后，那些幸存的鸡不敢再到窝里去，一只只都飞上了家中的梧桐树。娘也无法把它们赶下来，只得

顺其自然，随“鸡”应变。

老娘养鸡还有一段插曲。有一年春天，她发现一只大黄鸡不见了，于是先在院子里找啊找、唤啊唤，就是不见其影。她又跑遍左邻右舍，到处寻唤也不见动静。她怀疑鸡是误入了别家鸡群，于是她赤着脚丫，扯开嗓门，满村吆喝开来：“谁看见我的大黄鸡了吗？要是见到就行行好放出来，我感谢不尽——”就这样来回几趟，喊得口干舌燥，仍无信息，只得罢休，但还是心疼了好几天。

孰料，有一天，那失踪二十多天的老母鸡，竟突然出现在了家后面的杂屋里，还领来了一群小鸡。但见老母鸡前边咕咕地叫唤，小鸡在后边叽叽地跟随，老母鸡对小鸡的百般呵护千般宠爱，真让人触景而生情。原来，老母鸡在河边一个不易被人发现的石头旮旯里，私自攒下了十几个蛋，然后在那里进行了艰辛的孵化，孵出了十几个幼小的生命，又把它们领回了家中。正所谓：古有塞翁失马，今有媪姬丢鸡。老娘对此笑逐颜开，涕泪交流。第二天，她又賒了十只小鸡，在夜间把小鸡偷偷地放进了老母鸡的翅膀底下。老母鸡浑然不知，视之如己出，备加呵护。

如今，娘仍然对养鸡独有钟情，在屋后特地建有鸡舍，精心饲养二十多只鸡。母鸡们只只忠于职守，个个争气尽力，鸡蛋攒了一罐又一罐，可是她老人家竟然舍不得多吃一个蛋，舍不得枉花一分钱。她攒啊攒，目的很简单：自己辛苦多攒点钱，少给孩子们添麻烦！

（刘纪新，新邵县作家协会会员）

◆六岭杂谈

大满细满都能“诗”

刘伦武

父亲与堂叔在两人家里均排行最小，父亲大几月，于是，大家称我父亲为“大满”、堂叔为“细满”。

两人都能“诗”，不过，细满能的是“打油诗”。细满身材矮小，可人很灵光，才读了两年新书的他，全凭自学，还当上了生产队的会计。不过，他写的字，真不敢恭维。但他口才好，说话利索，尤其能即兴口占“打油诗”。那年代，生产队出工，人总是扎堆，他的“打油诗”常常逗大家笑得合不拢嘴。因此，老的少的都爱凑他身边，听其满嘴跑火车。细满也因“打油诗”，红了好一段时间。一次，四清工作队的干部，在队上组织学习“老三篇”。大家轮流讲，到了他，气氛顿时活跃。他在一番“海阔天高”之后，竟用“打油诗”结尾：“学习老三篇，脑袋壳不发癩。做工干劲足，敢教河山换。”效果出奇得好，赢得了阵阵掌声。四清干部善用人才，之后各队开会，就派细满去演讲。细满好不得意，不出工，还记最高的分。

细满最让我佩服的是，无论何时何地何物，他都能出口成诗，还不跑题，而且诙谐幽默。有一年，队里提前完成了早稻抢插任务，又杀猪，又蒸酒，全体社员晒谷坪里打牙祭。在酒过三巡、脸红耳热之时，大家起哄细满：规定他以细满娘为题，来段“打油诗”。平时，就他那张嘴，也没少戏笑过大青年小媳妇的，现要“诗”自己的老婆，还真有点猝不及防。欢声笑语起哄声此起彼伏，不容多想，细满半碗米酒下肚，诗曰：“今日喝了酒，醉了老两口。浑身有力气……”话音未落，掌声、呼叫声喧天。当细满娘操起一把扫帚时，见

势不妙的细满，围着八仙桌，连转了三圈。细满娘没追上，骂道：“你个老不正经的死鬼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”全场人忘了吃喝，个个捧着肚子，笑得上气不接下气。

我父亲大满，与细满相比，显然文雅很多。这文雅，来自文化的积淀。父亲念过私塾，先是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，后来是“四书”“五经”，再后来便是诗词歌赋。“土改”时父亲就当起了干部，曾官至“超美公社”的副书记，后因深陷“鸡干部鸭干部”之迷茫，卸甲归田。即便务农，他也没忘了“平仄”。那年代，生活虽然艰难，他的那些老同学们，倒是经常忙里偷闲，聚会唱和频频，在韵律中寻找乐趣。父亲吟诗作赋，遵循格律，讲究用词，语言既生动又俏皮，我为之折服。父亲的那首七绝《苦无柴》，至今记忆犹新：“人穷石瘦青山老，时听妻儿怨语嚣。漫道生柴连叶掬，松毛也要劈开烧。”回想当年，老家那地方真的是一个穷啊，连松毛也要劈开来烧，可见缺柴烧到了何等地步。

当年我爱情受挫时，父亲填词一首赠我，使我受教一生。《浪淘沙·示儿》：“情海苦无边，骇浪滔天，懦夫瞩目梦犹寒。唯叫哎呀何得了，全部皆完。一挫便悲观，再挫何言，可怜换得最堪怜。但愿犬儿知父意，重调琴弦。”

近年我涉学古韵，也算小有收获，敢说与大满细满能“诗”的基因之潜移默化，是紧密相关的。物换星移，“两满”先后离我而去，然而，他们的音容笑貌长存我心。

（刘伦武，武冈人，湖南省诗词协会会员）

好了先生传

蒋铁梅

书友“好了”，隆回人氏也，秦姓，某名校一地理老师也。因痴迷《红楼梦》，故取“好了”为别名。其人多才趣，书友们尊之为“好了先生”。

先生自幼家贫，全仗挖中药半夏子换取银钱完成学业。成年后不忘其恩，遂以半夏子为其笔名。先生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，在文学领域颇有建树。主掌默深文学社八年之久，育才无数，桃李天下；教学之余，笔耕不辍，半夏子之名，时见诸报端。数年来，发诗文数百篇，获奖项无数，颇具才名。文人多好酒，此公亦不例外。坊间盛传：某深夜，此公与好友斗酒论诗，沉醉不知归路，随地而卧。家人遍寻无果，无奈报警。众人忙个人仰马翻，天明方

觅得此君，犹自沉醉未醒也。

先生雅爱奇石。每有闲暇，便布衣草履，一人，一壶，一麻袋，于砂石场河滩边，寻寻觅觅，翻翻捡捡，烈日暴雨下，每每首如飞蓬，状如乞丐。每有所得，必大喜过望，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，旁人侧目，先生却浑然不觉。经年累月，先生家里，满柜，满箱，满笼，皆石头也。妻儿深以为苦，先生却不改其乐。

近日，此公又迷上了酒瓶收集，每每在朋友圈吆喝“酒干倘卖无”。一时间，圆的方的高的矮的酒瓶，又填满了石头的空隙。众皆担心：好了先生的楼房，会被石头和酒瓶压塌么？

（蒋铁梅，任职于邵阳市一中）

我的“私房菜”

李丽明

寒意侵人，能喝上一碗暖融融的靓汤，最惬意不过了。下面，我就将我御寒暖胃的“私房菜”——墨鱼蹄膀粉藕汤——介绍给大家。这道汤营养丰富、热量十足、味道鲜美，主材是猪蹄膀与墨鱼。

看到猪蹄膀便想起鸿门宴的故事，项羽赐给刘邦卫士樊哙的“彘肩”就是这个东西。我为什么不用排骨而用蹄膀呢？蹄膀一团团的精肉瘦而不柴，吃着过瘾。且猪皮不油腻，入口而化，口感比排骨更有层次。

先将猪蹄膀焯水，放一匙黄酒与几块姜片去腥气，然后从沸水中捞出蹄膀用水冲洗干净。墨鱼干要提前两天泡发，用淘米水泡更能发透。切墨鱼时用刀侧切成薄片，用茶油或菜籽油放点白糖略炒，煲汤时味道更鲜。经几次摸索，这道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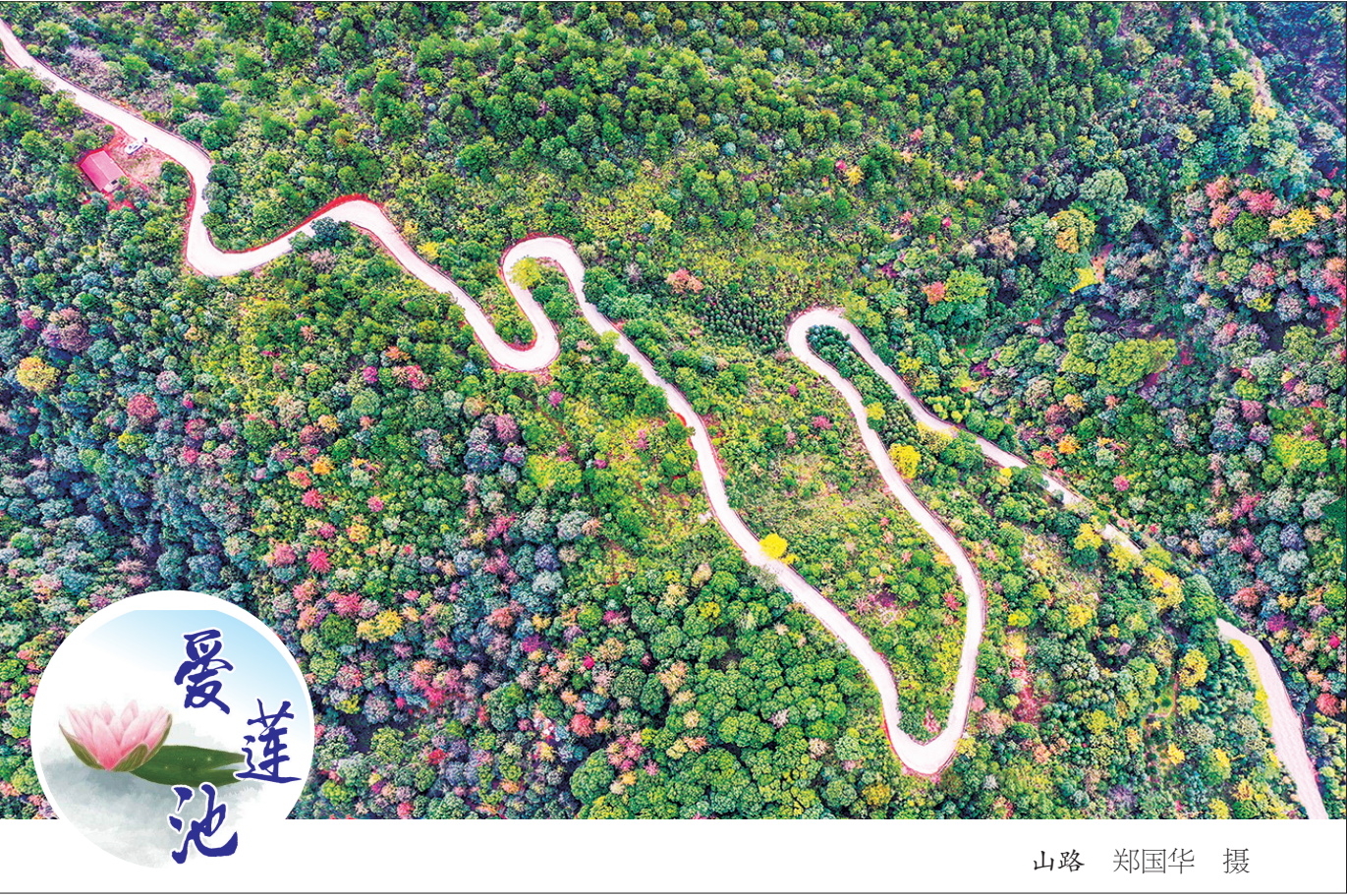
放一截湖藕更好。荤素结合，肉味中渗入粉藕的清香，汤更鲜靓，肉更美味。再放下一把花生米，食材丰盈多样，口感更棒！

把上述原料都放入瓷汤煲中，加几片姜，一匙黄酒。大火烧开后转小火，慢慢煲，香味渐渐溢出，厨房氤氲着暖香。两至三小时后，便是汤浓肉酥。再撒上盐、葱花与手磨胡椒粉，大功告成，靓汤出锅啦！

制作这道靓汤的过程中，想起苏轼的《食猪肉诗》：“慢着火，少着水，火候足时他自美。每日起来打一碗，饱得自家君莫管。”

人世间，唯有爱与美食不可辜负。爱不是你付出就一定能得到，而美食特别是自己亲手烹调出来的美食，慰藉了味蕾，温暖了时光，是唾手可得的“小确幸”。

（李丽明，湖南省作协会员）



山路 郑国华 摄

◆漫游湘西南

返乡记

邓家恂

初冬的潇湘大地，树木依然丰繁盛茂，色彩葱茏斑斓。雨过天晴后，空气中布满一丝丝泥土的芳香。

冬月时节，我再次乘兰州至武冈的航班回到湘西南的小山村。家门口田埂上的野菊开得正艳；后山不知名的鸟儿在树上叽叽喳喳地叫着、唱着、嬉戏着；瑞堂弟房前屋后菜园里的油菜、菠菜、白菜、莴笋、萝卜叶子青翠欲滴，栏里鸡、鸭、猪、牛的嘈杂声，正上演一场乡村生活交响曲。

一大早，我漫步弯弯曲曲的村道上，只见太阳有如鸭蛋黄一般，从山坳间湿漉漉地浮出地平线。一棵棵高大的竹子把阳光撕成条型状，一条一条漏进村庄，有若金子一样洒满村落。粉墙红瓦的座座屋舍，也升起了袅袅炊烟……

我站在水塘的田埂上，凝视着村庄，眼前浮现了小时候干农活的艰辛和母亲忙碌的身影。我跟在母亲身后学做农活、披星戴月地劳作，沉浸在一年四季乡野的景致里，除愉悦了自己心情外，还学会了一些春种秋收、桑麻稻菽耕耘的事情。在这块土地上，我打过草、砍过柴、喂过猪、放过牛、犁过田、插过秧、打过稻；在这个村庄的桐木小学里，我读书逃过课、上树掏过鸟窝、下塘摸过鱼虾……乡音乡情已烙进我的生命里，渐渐长成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。后来，我们全家迁居甘肃。我读了大学，毕业分配到大西北工作，离开生养自己的湘楚大地已是四十年，但不管走多远、飞多高，恋故土、思亲人的情感就如同一坛老米酒，

越陈越香。

这次回乡，应星迪兄长邀请，我参观了他任教的芙蓉学校。2017年，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，解决全省义务教育发展不平衡问题，湖南省委、省政府审时度势，实施教育扶贫惠民实事工程，在贫困山区新建101所统一设计、统一风格、统一标准的“芙蓉学校”。武冈市芙蓉学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，在原水浸坪中学旧址上建立的一所集初中、高中于一体的新型现代化中学。

与星迪兄长在学校周围慢慢走、慢慢看，一边品读着校园的一花一草，一边聆听着学生们的琅琅读书声，深感这所新兴学校的文化之厚重。参观完学校，已是中午，阳光暖暖地照着整个校园，林荫道绿化带内的黄桷树叶显得更红了。站在学校的廊桥上，凭栏远眺，运动场后面葱郁的杉树林、绿油油的油菜花田，一派恬静而温馨的田园风光尽收眼底。

（邓家恂，武冈人，任职于甘肃稀有金属总公司）